

中国传统山地景观空间的通联性分析

丁杰¹, 江牧²

(1.安徽财经大学, 蚌埠 233030; 2.苏州大学, 苏州 215123)

摘要: **目的** 对中国传统山地景观空间设计中的贯通联觉特征进行分析。**方法** 结合相关文献和实际案例, 对中国传统山地景观空间的通联性进行分析。**结论** 首先, 中国传统山地景观以自然环境为依托, 修建人造景观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融入自然, 故其关注的焦点为自然本身; 其次, 景观空间内部采取了由内而外的渗透设计, 即将景观场所的空间界限通过门、碑、亭等简单元素由内向外延展, 让人明确感受到场所的阈限范围; 最后, 传统山地景观空间设计还采用引导的设计手段, 使人们在场所空间内连续体验人造景观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联系, 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关键词: 山地; 景观; 空间; 通联

中图分类号: TB4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3563(2018)06-0034-05

DOI: 10.19554/j.cnki.1001-3563.2018.06.008

An Analysis of the Interaction & Synaesthesia Space of China Traditional Mountainous Landscape

DING Jie¹, JIANG Mu²

(1.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Bengbu 233030, China; 2.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ABSTRACT: Analysis of the interaction and synaesthesia characteristic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mountainous landscape.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practical case, analysis of the interaction and synaesthesia characteristic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mountainous landscape. First, the traditional mountainous landscape in China is based o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purpose of building artificial landscapes is to be better integrated into nature, so the focus of its focus is nature itself. Second, it took the infiltration design within the landscape space, that is, extend the spatial boundaries of the religious places from inside to outside with some elements. Therefore, this kind of design made people clearly feel the threshold range of landscape. Third, the guided methods of design are also been used in the mountainous landscape space to affect people to make sure that they can experienc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artificial landscape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continuously in the space, also feeling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KEY WORDS: mountainous; landscape; space; interaction; synaesthesia

中国传统山地景观将人工景观与自然环境紧密结合, 创造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居环境特征, 其营造手段反映出中国古人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与创造。面对当今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需求, 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一方面是社会发展的现实诉

求, 另一方面也是美化生活环境的最终目的。从中国传统山地景观的设计原则出发, 探寻古人营造自然和谐的人居环境的手段, 既能为当代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提供理论支持, 也可以为现代人居环境的建设提供相关启迪。

收稿日期: 2017-10-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 (17BH156);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AHSKQ2016D91); 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 (KYCX17_1973)

作者简介: 丁杰 (1983—), 男, 安徽人, 苏州大学博士生, 安徽财经大学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设计及理论。

通信作者: 江牧 (1971—), 男, 江西人, 博士, 苏州大学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工业设计及理论、环境设计及理论、设计历史及理论。

1 传统山地景观的空间构成

传统山地景观虽将人居场所建于自然环境之中,但其关注的焦点并非人造景观,而是将人造景观进行包裹的自然空间本身。通过介入自然的方法与自然相融合^[1],从现存古代山地景观的选址中,可以看出这一特征十分明显。例如在武当山景观群中,诸观之地多显群峰环抱之势,立于观处,人们将目光投射于周围环境,可以远眺群山逶迤,近观草木蔚然。人与自然通过一个场所进行联系,这个场所就是人工景观建筑。在这个空间内,人的关注点非但没有集中在场所之内,反而由场所内部向人工空间边界之外的自然环境中投去,这正体现了传统山地景观设计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梳理,这种梳理以一种空间转换的介入方式进行表达。

空间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概念,它借“无”来显示“有”,又以“有”来体验“无”,“空”与“间”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不分彼此。正如老子所言:“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2]。”在日常生活中,例如与家人在野外用餐时,本来空旷的田野并无围合,没有明显的场所界限,但由于餐布的铺展和家人的环绕,一个围绕餐布的空间场所产生了。又例如室外集会,人群聚集之处便产生场所,人群散去则该空间也随之消失。场所空间的转变以人的体验为前提,在此基础上,景观设计可以借助该现象来提升人对周围环境的感知,而传统山地景观空间设计正是利用了这一手段来实现人对自然空间的自觉性感知。

山地景观作为人工空间与自然空间的混合体,由人造的实体空间 A、包围 A 的外部空间 B 和外围的自然空间 N 组成。首先,作为整个空间系统的内核单元,实体空间承载了山地景观的全部实用功能,具有十分强烈的人工规划意图,属于积极空间,聚拢效应显著。其次,外部空间 B 是包裹实体空间 A 的半人工空间,它区别于自然空间 N,外部空间诞生于自然界中,但又不具有自然无限伸展的空间属性,是在自然中由人工创造的圈定范围,具有某种目的性和意义^[3],仍属于人工空间范围,但却受到自然空间的影响,表现出一种向其妥协的形态,一般由山门、道路、广场、亭子等起通连作用的空间组成^[4]。最后,自然空间 N 以其广袤无垠的特性,无限向外延展,不具有任何人为意图,具有离心作用,属于消极空间。山地景观设计在无限的自然空间中创造出具有实际功能的实体与外部空间,并通过这些空间媒介,提升人对自然的体验与互动。

2 内外空间的渗透

2.1 自然而然的空间设计

山地景观场所多位于自然环境中,在对其进行空

间布局时,往往需要依附山势。这种半自然半人工形态的设计方法与带有强烈人工意图的城市景观规划相比,往往显得随意许多,而这种随意性正体现了自然而然、因地制宜的传统设计思想。例如由下而上的沿山脊逐层推进的设计手法,使景观无意间形成了一种随势而行的带状空间,这种狭长的空间形态与两侧广袤的自然空间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果将视野攀升至高处,就能明显感觉到这种外部空间与自然空间的关系,即由自然空间所决定的外部空间。自然对人工的干预十分强烈,前者将后者包裹,这种关系导致了一种由内向外发散的离心趋势。在此模式中,人造的外部空间吸引其包裹的自然空间^[5],并不断进行调整。例如四川地区的丰都山地景观设计就采用了这种模式,见图 1。该景观的整体空间为狭长形态,依附山势,如果将该空间视为具有积极意义的人工环境,那其周围延绵的山脉就形成了极大的消极空间,引导着人们去关注它的潜在影响,这种影响最终又会以其外部空间的表现形态来显现^[6]。该设计思路与道家“法自然”的哲学涵义内联互通,正如庄子所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7]。”话中充满了对自然的敬畏,但这种敬畏又不是一种疏远的关系,而是在顺应自然的基本前提下,让天地自然与人保持本有的亲合关联^[8]。



图 1 四川丰都山地景观空间层次

Fig.1 The spatial level of mountain landscape in Fengdu, Sichuan

2.2 相互渗透的空间设计

空间的联通转变以人对周围环境的体察为前提。山地景观经常利用这一方式与其外围的自然空间进行穿插,使人工与自然按照一定的方式进行糅合,这种方式由自然的空间形态来决定,因此,两者的糅合过程也必将以体现自然空间的形态属性为结果^[9]。也许人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在一个完全自然的环境中,不会感觉到空间的界限,但是在一个人造的自然环境中,其边界却十分明显,如果没有边界的存在,那就会感到十分奇怪。例如古典园林,如果没有围墙,让园林内外直接相连,其自然趣味就会极大降低,但在园林内部,在楼阁亭台与山石飞瀑的空间设计中,却不需要明显的边限定,它们之间往往犬牙交错,阴阳配合,呈彼此渗透的状态,人们关注的焦点多集中在那些具有自然属性的景观元素上,而促成这一现象的媒介或载体正是亭台桥廊这些外部空间,是人工与自然之间的空间渗透所致。园林中的景观虽并非自然原貌,但山地景观所处的环境却是自然本貌,这其中的道理是一致的。例如在一些山地景观中,为了让人

们充分观察自然之貌,往往会设有观景平台,这些平台一般都位于视线绝佳的位置,它们或高凌绝顶,或临于绝壁。这一结果也是由山地景观的外部空间设计所导致的,它与自然形态相互利用和配合,最终将人的视线引导至自然本身。

此外在山地景观设计中还存在一种与自然实体相互渗透的现象,例如一些建筑的内部空间采用直接嵌入山体的方法。这种做法是为了节省空间,以扩大建筑外部的道路与广场面积,就如正负形之间的博弈一般。例如某天然洞穴的空间演示,见图2。这种设计运用加法将空间进行转换,像一道数学公式,山体原本作为自然实体并无可用空间,通过利用一些天然洞穴形成一个N空间,而该空间的效果又会双倍呈现,使原本局促的道路空间因建筑后退至N空间内而变得宽裕,宽裕程度正好是建筑空间的面积,最终通过加法创造出一个 $N+A+B$ 的实用空间。这种渗透的设计方法映射出山地景观设计对于空间虚实的理解与把握,是对中国传统思想中关于“有”与“无”概念的绝佳诠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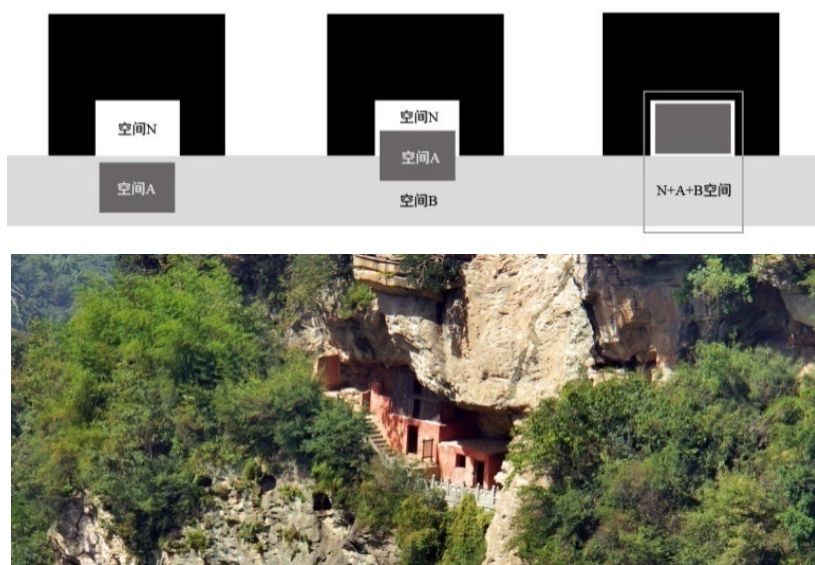


图2 天然洞穴的空间演示

Fig.2 A spatial demonstration of natural caves

不仅外部空间与自然之间存在渗透现象,外部空间之内的空间元素也存在渗透关系,且这种渗透感往往更加强烈。例如山地景观的空间渗透,见图3。山门、道路、建筑之间的空间渗透在景观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如果将山门之外的空间视作自然,那山门作为一个界限则起到了阈限作用,人们在穿过它的一瞬间,在空间感知层面会产生一种领地感。尽管山地景观处于自然环境中,并无封闭的空间,即便如此,人们踏入山门还是会感觉到一个明显的空间领地。在此之后,人们沿着道路一路上行,由于坡度过陡,视线无法望及高处的建筑,若场所过大,往往需

要经过几道山门才能行至主体建筑所在位置,人们才能将景观内部的诸空间联系起来。这一过程始于山门止于主体建筑,逐层推进并相互渗透,使人在空间领地中不断穿梭,形成具有逻辑的因果联系,因此这种渗透是一种空间渗透,即景观内容通过山门传达给外部空间界限之外的接受者,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渗透。如果没有山门的存在,那这种阈限功能只能后推至主体建筑位置,而除此以外的外部空间虽然与自然空间有异,但由于缺少山门那样具有渗透功能的界限,人们往往疏于体察。可见,实体空间A、外部空间B、自然空间N之间的空间串联可以通过渗透设计来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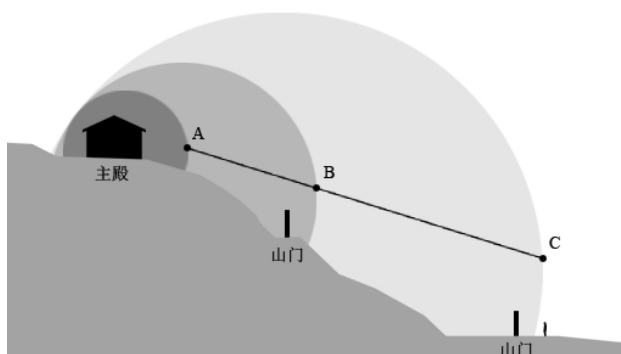


图 3 山地景观的空间渗透

Fig.3 Spatial permeation diagram of mountain landscape

达,这对于身处自然环境中的山地景观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由内而外或由外向内的空间关系是表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手段,是人与自然关系梳理的重要体现,它借由空间的逐层渗透来使人对自然产生思考,从而达到设计预期的理想效果。

3 人造空间与自然空间的通联

3.1 借自然元素来塑造空间

山地景观常利用自然地形来塑造空间形态,例如利用山势来设计道路,通过道路将山门与主体建筑相连,分单向与多向等不同引导类型。单向引导多出现在纵向布局的空间形态中,即从山门至主体建筑只有一条道路,且该通道常呈直线形态,从山门直至主体建筑,其间不会出现迂回盘旋或交叉、分叉的情况,因此具有极强的引导作用,人们只需沿着道路一路上行便可直达山地景观的核心区域。四川地区的一些山地景观就采用了这种单向引导型的空间设计手法,例如丰都山地景观建筑群在入口处连续摆放了三处景观节点,每处节点之间以道路连之,过后有左右对称的两栋建筑,道路从两者之间穿过,一路上行时又有多处景观节点,最终到达景观建筑群的主体部分。这种单向引导的空间设计以自然空间为载体,借助自然空间的变化来形成一种具有明确导向的层次与节奏的景观序列,是山地景观设计中的常用手法。多向引导则多见于建在诸峰之间的山地景观群中,相比前者,多向引导的自然地形往往复杂多变,景观群多以团状形态分散布局,其出入口并不单一,故不适合以单条道路来串联整座景观建筑群体。例如在武当山景观群中就采用了多向引导的空间形态设计,玉虚宫与南岩宫的入口均分布在景观主体的不同方位,由多个山门构成,人们可以从不同方向行至主体建筑。这种设计手法可以突出景观主体本身,强调其主体地位。

3.2 借空间引导人对自然环境的体验

山地景观常以道路来串联诸景观实体,以一种引

导型空间设计的手段来达到引导人们对自然环境的体验。人在徒步进入一个山地景观空间领域时,该领域的边界总会提醒人们内部空间与边界之外的空间的差别,而山地景观则以山门为界,通过在景观入口处设置一座山门来提醒人们正在进入自然环境中的景观空间。这一景观节点就是引导空间的起点,通过空间的引导使人们开始关注人在自然环境中的作用以及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经过山门便是一条狭长的道路,它是串联整个景观空间的唯一通道,导向性明显。由于山势起伏,人们行走在道路上目光所及皆在变化,人的心境也随之起伏,这主要是由引导型空间所构成的景观主次的排列与自然空间形态相结合所带来的效果。以武当山为例,武当山山地景观的整体布局以线性空间为表现形式,始终与武当山的山脉地形紧密结合,形成了极具引导性的空间形态。人在整个景观空间中的游览过程即是对武当山自然环境的认知过程,通过线性引导空间的设计,人行走在自然空间之中,对于武当山的地貌特征形成了一种逻辑认识,这种认识从山门处开始,沿着山路由浅入深,通过沿路的景观节点,越靠近景观核心区域时对武当山山脉特征的把握就越深刻,越全面。整个过程有始有终,围绕山体形态设计了景观空间上的主次结构,伴随山势缓急而波澜起伏,最终在山顶处达到极致。武当山山地景观设计以自然环境为主线,将景观空间与自然特征相结合,是一个借由空间设计来引导人们关注自然的绝佳案例^[10]。武当山山地景观线性空间布局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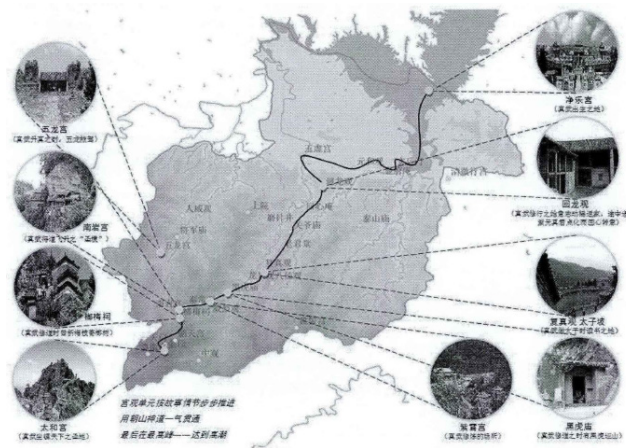


图 4 武当山山地景观线性空间布局

Fig.4 Wudang Mountains landscape linear spatial layout

4 结语

中国传统山地景观的主体是自然环境,并非人工景观本身。修建人工景观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体验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使人们协同式的参与自然,并非是改造自然。中国传统山地景观运用了诸如空间的叠加、渗透、引导等手段,使人工景观与自然环境相互

交融,让人们可以通过一些合理的人工元素来感受自然环境的美妙,进而产生一种人工与自然、生存与环境之间和谐的共生感受。中国传统山地景观设计借助空间渗透与引导的方法来帮助人们关注自然、感知自然,这一设计手法体现了传统景观营造的独特智慧与生态理念。

参考文献:

- [1] 艾伦·卡尔松. 自然与景观[M]. 陈李波, 译.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ALLEN C. Nature and Landscape[M]. CHEN Li-bo, Translate. Changsha: Hunan Science & Technology Press, 1985.
- [2] 陈鼓应. 老子注释及评介[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CHEN Gu-ying. Comments and Reviews on Lao Tzu [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4.
- [3] 芦原义信. 外部空间设计[M]. 伊培桐,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5.
ASHIHARA Y. External Space Design[M]. YI Pei-tong, Translate.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1985.
- [4] 赵光辉. 中国寺庙的园林环境[M]. 北京: 北京旅游出版社, 1987.
ZHAO Guang-hui. The Landscape Environment of Chinese Temples[M]. Beijing: Beijing Travel & Tourism Press, 1987.
- [5] 扬·盖尔. 交往与空间[M]. 何人可,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2.
YANG G. Life Between Buildings[M]. HE Ren-ke, Translate.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2002.
- [6] 陈蔚, 陈全慧, 李翔宇. 重庆地区道教寺观的“环境适应性”设计方法研究[J]. 风景园林, 2014(4): 66—70.
CHEN Wei, CHEN Quan-hui, LI Xiang-yu. A Research of the Environment Adaptability Design Approach of Chongqing Taoist Garden Landscape[J].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14(4): 66—70.
- [7] 郭象. 庄子注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GUO Xiang. Notes and Comments on Chuang Tzu[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1.
- [8] 刘悦笛. 大地艺术: 从道家自然鉴赏的角度看[J]. 美学艺术学, 2010(5): 61—73.
LIU Yue-di. Land A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aoist Appreciation of Nature[J]. Aesthetic & Art Science, 2010(5): 61—73.
- [9] 俞孔坚. 理想景观探源[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
YU Kong-jian. The Ideal Landscapes[M].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8.
- [10] 李慧. 武当山道教宫观环境空间研究[D]. 北京: 北京林业大学, 2014.
LI Hui. The Landscape of Wudang Mountains' Taoist Temple[D]. Beijing: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2014.